

分組論壇發言全紀錄

Topics Discussion

A1 場次：地方需求與社會創新

主持人：

江明修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主講人：

陳一強 活水社企投資開發公司總經理

與談人：

沈建文 國立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副教授兼主任

陳秋政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系副教授兼主任

蘇睿弼 東海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王威中 台北市議員

許毓仁 立法委員

蔡金晏 高雄市議員



江明修院長

江明修：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第2屆的亞洲地方議員論壇，下午的分組討論現在開始，我們是A1組，主題是地方需求與社會創新，我相信對這個題目，今天來參加討論的貴賓，都有萬全的準備。

我們在開始之前，先介紹一下與會的貴賓，今天的主講人是陳一強陳總經理，再來是中央大學尤努斯是社會企業中心的主任，沈建文教授，第三位是台中東海大學公共行政系的系主任，陳秋政陳教授，再來，是東海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蘇睿弼蘇助理教授。

從我右邊開始，台北市議會王威中王議員，還有遠從高雄來的，高雄市議員蔡金宴蔡博士，我想在座還有很多的學者專家先進，等一下再來一一補充，我們是不是先把握時間，先請活水社企的陳總經理，先做 15 分鐘左右的專題報告，謝謝！

陳一強：



活水社企投資開發公司總經理 陳一強

首先，非常謝謝今天有這個機會，先謝謝江老師常常指導我們，各位民意代表，今天我們分享的題目是，地方民主與社會創新，就是要講，怎麼樣一個社會創新，是由社區自己來引發起動。

我先介紹我在做的事情，活水社企投資開發叫做影響力投資開發，我先介紹一下我們在做甚麼？2014 年 4 月 10 日，我們成立了這家公司，公司只有一個宗旨，就是投資社會企業，這個好像蠻怪的，因為通常都是商業的創投，資本額有 5000 萬，我們 43 個發起人，我們是一個俱樂部式的募資，因為我們發現要協助社會企業，需要很多的技能，和很多的資源，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投資人成為這樣一個俱樂部式的投資人，我們也跟投資人講，我們的錢可能拿不回來，但是我們可以希望賺錢，賺錢要幹甚麼？賺錢要再投資出去，希望我們的投資人，都可以積極的參與。

現在我們做到甚麼程度呢？跟各位報告，我們現在投資 6 家社會企業，有些是耳熟能詳的，大家可能都聽過鮮乳坊嗎？「黑暗對話」是盲人培訓，都是目前投資的對象，我們大概投資了 3000 萬台幣，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跟我們同時一起進來的民間資金是 9000 萬，加起來大概是 1 億左右，這個印證了我們一個理論，就是說民間資金，其實是很充沛的。

他們如果看懂你的案子的話，知道這個結構，他們可以進來的話，很有資源，他們會很願意進來，如果是看不懂的話，對不起，他們就不會出一分錢。我們現在到一個轉折的階段，我們現在有啟動一個活水二號基金，一號基金就是一個實驗。二號基金，我們希望把我們的投資人，變成一個機構型的投資人，所以像信義房屋，還有很多的創意家陳五福先生，都一起跟我們來投資這樣一個二號基金，當然這個俱樂部投資金額，就稍微大一點，每一個人是一樣的金額，我希望是一億元，目前我們希望以 15 到 20 個股東，把民間的資金匯集起來。

因為我們發現，為什麼需要機構性呢？因為我發現能夠幫到社會企業是這些機構性資源，比個人資源會大一些，所以基本來講，我們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民間投資，順便也跟老師報告，那個國發基金，雖然我們申請到了，但是我們最後還是認為民間自己來比較方便一點。我們就百分之百投資社會企業，我們希望是俱樂部式的，參與不是由一個人兩個人來做，主要是一群人。

今天的題目蠻有趣的，講個例子，幾年前我負責接待一個來自美國史丹佛社會創新的論壇 Charter School Review 的總編輯，我就問他說美國最大的社會創新是甚麼？講的是美國 Charter school，所以我覺得很有意思，為什麼是 Charter School，各位知道美國系統，也是有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

為什麼這個學校會成為美國的最大創新？他說剛開始，就是有一群公民，或是 NGO 的人，他們想說我們兒女應該受不一樣的教育，在座的人可能都有這樣的困擾，不知道送到甚麼學校較好，他們就自己有一套方法來做學校，就像我們現在華德福。可是他們做一陣子以後，就得到政府的認可，聯邦預算就進來了，以後就變成一個制度，像現在台灣也很棒，也有這個公辦民營，但是這個中間，我認識一個創業者，他要去申請六個公辦民營的學校，卻遭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跟挑戰，這是非常有趣，這也是題外話，不過就是說為什麼，他是一個社會創新？

各位不妨想想看，其實公辦民營學校這樣一個制度，為什麼是一個社會創新？我想他是提出一個新的選擇，那新的選擇會又甚麼影響呢？他推了這個學校以後，公立學校就有很大的壓力，大家都知道那些老師都是退休金制，公立學校發現學生都去公辦民營學校，而不來公立學校，私立學校也突然發現受到影響，因為一般父母都希望以比較低的價格，去好的學校。

這兩方面都受到影響後，整個體制就逐漸由質變而產生量變，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社會創新案例，我要講的是創新，其實是一個選擇，如果他不是選擇

的話，很難成為一個創新，甚麼是一個新的選擇，要怎麼樣解釋？就是用新的方法來解決舊的問題。很多教育上的問題，很多人都想來解決，但是有沒有一個很好的 Idea，他可以勝過，或者比以前的方法都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想跟各位討論的，就是說幾個點，第一就是新的方法從哪裡來？剛剛講既然是一個新的選擇，新的方法，那新的方法到底從哪裡來？我想各位民代可以投票，幫我選一下幾個選項，公部門私部門或是公民部門，我這邊特別講就是公民部門，像 NPO 或是 NGO，或是像現在的社會企業這些民間的團體。



活水社企投資開發公司總經理 陳一強

大家覺得通常從哪裡來？大家覺得是公部門的舉手，覺得是私部門的？公民部門的？其實都有，但是我想可以確定的是，那個能量是來自民間，因為在一個政府系統裡面，得確是比較難去突破創新，至於如何才能導入有效的新方法，我這邊是歸納。第一個就是公民發起，像剛剛講的私部門發起，也可以公民或是私人發起，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我是覺得最好就是把那個管制可以放鬆，可是又不能圖利財團，這是另外的事情。不過我基本上看到美國 Charter School，他這樣的作法有一點像是由公民發起，政府再來放鬆管制，甚至還加碼進來。

那創新如何能夠發生真正的改變呢？這個就沒有好選的，我覺得是這樣，要看是政府計畫，還是公民運動。不管是政府計畫還是公民運動，如果他最後不是一個公民運動的話，我覺得是很難去變成一個大的改變，就像這個 Charter School，必須要很多人一起做的時候，變成一股很大的力量，讓政府聽到再放鬆管制。我想任何的社會創新，有一個檢驗的標準，就是他是不是一個運動？運動是甚麼？運動就是當你不做的時候，別人還會做，你發起以後別人可能比你還熱情在做。

接下來就講到今天的題目，就是社區，我們剛才在投資案裡面，有一個在新北市三峽，那邊有一個甘樂文創，大家聽過林峻丞先生嗎？他是我們很好的一個夥伴，我記得五六年以前認識他的時候，他還講那個絲瓜小學。

就是一些高關懷的小孩缺錢，他就鼓勵人家種絲瓜，然後做成絲瓜布去賣錢，他教小孩說不是接受政府補助就是好，我教你怎麼樣去，自己能夠贏得別人的尊重，拿到資源，就有這樣一個三峽的故事，我還是放一下這個影片，可以幫助大家了解。

大家知道三峽那邊的一個狀況，是吸毒比例最高的，然後又很多高關懷的小朋友，各位想想看峻丞，好像是在做一個 NPO 的事情，因為小草書屋或者是青草學院，都是要募款來做這件事，為什麼我們會投資？他有一點奇怪對不對？其實各位如果看到這張圖就了解，他是一個混合式的，右手邊是他 NGO 的部分，左手邊是一家設計公司，所以他其實是一個設計師，他可以創造出他餐廳的收入，旅行社的收入，文創商品的收入，因為有他這家公司，所以凝聚一些年輕人進來，年輕人就會支援這個 NGO、NPO，在這邊他們是一個協會，形成一個結構公司，可以創造利潤，NPO 可以去創造他的影響力，他也可以同時募款。

所以因為這個案例，我們就覺得很有趣，林峻丞在三峽做了哪些事情？他有八十一百個小朋友在陪伴他，也有做出很多文創商品，包括紙雕的媽祖像，他當時說想讓媽祖繞境到三峽，那繞境說要 30 萬，各位知道他如何籌到這 30 萬嗎？他說因為他發現媽祖繞境的時候，會放鞭炮，有很多的紙屑，他剛好認識一個紙雕的師傅，他請那個紙雕師傅講，紙屑雕刻媽祖像拿來賣，結果一個上午，就籌到 15 萬，他是不是很有創意？後來那個紙屑還雕成小的媽祖木偶像來賣，這個創意還很環保。後來我們就在今年 5 月 24 日，在台中辦了一個社區發展的研討會，請峻丞來。我想講的就是，我們把這架構給弄出來，其實在社區很複雜，各種問題他都要去處理，峻丞他要處理那些問題，包括空間包括教育包括文創的部分，以及我們講包容性的經濟面，他都做了很多，所以他不但照顧了人本的生活，也做了一些體制環境的提升，所以才能讓這個社區，做一個大的提升。

至於我們為什麼要支持他？因為太值得了，因為如果說我今天投資他 300 萬，那我要考慮，我明年會不會還要投資他，300 萬如果捐款的話，那我明年是不是還要捐 300 萬，我投資他以後這個團隊就會站起來，可以賺錢，然後他就會去做公益的事情，這樣各位覺得這個創業家，是不是一個很好的支持的對象。

所以基本上，假設會創新，其實後面的內涵，就像社會創業家，就是夠解決社會問題的這些，像峻丞這樣的創業家，其實他要的，不是我們給個釣竿，我們常說幫助人家，不能給魚，給個釣竿，現在給它釣桿也沒有用，因為給釣竿，你也釣不到魚，這是整個生態系統的問題，所以峻丞這樣的創業家，就可能改變整個生態系統。

我想講的是社會創業，最主要的是後面那個社會創業家，我們自己用投資的方式，在支持社會創業家的過程中，發現社會創業家，是未來台灣的領袖，為什麼這樣講，因為我們現在很多衝突，都來自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因為做社運的人，不是很了解企業運作，企業也不是很了解社會碰到的困難，這兩個在打架，可是對峻丞來講，他兩方面都有經歷，一方面他自己要賺錢來養活自己，一方面要創造社會的影響力，我們覺得這是一個最好的，很棒的支持的對象，因為他們有這些特色，我想很重要，能夠持續永續擴展。

最後我想講社會創新，會有甚麼障礙？應該是今天應該討論的主題，各位民代都非常有資源，到底有甚麼障礙？

第一個就是說，雖然社會創新是台灣的特色，但是實際上還有很多的不足，包括我們公民自覺不足，是不是可以讓更多像峻丞的人站出來，三峽如果我們不是因為峻丞，還有少數的團隊，也沒有更多的團隊站出來，成功的典範太少了也很難，像峻丞也是做了10年才有現在的規模，因為這需要時間，所以必須要有一些耐心。但事業需要有一些中介組織的協助，因為很多中介組織也是政府資源有進來，有資源進來就做一點事情，沒有資源就沒有做。所以怎麼樣有更多的中介組織，中介組織就像輔導設計的，投資設計的，支持設計的，像這些中介組織非常的重要，怎麼樣支持這些中介組織可以到位，我覺得很重要。

另外就是過時的法規，這個我也要講一下，這個社會企業立法等等的問題，我自己覺得社會企業是一個普通名詞，大家誰用都可以，你也不能說他不是，對不對？而且社會企業像雨傘一樣，他下面有很多的法律的架構，像協會、基金會，合作社等等，都是社會企業的法律名稱，可是現在碰到比較大的問題是公司，像峻丞雖然他公司內部章程，有訂定說盈餘的百分之多少不分配要留下來，但是事實上，還是會碰到一些挑戰，究竟你是怎麼樣的單位，如果你是公司的話，為什麼要支持你，所以怎麼樣讓這些公司型態的社會企業取得法律的位格，我覺得相當重要的議題。另外就是補助獎勵很好，有時候也會成為毒藥，政府資源進來以後，會有兩種副作用，一個就是會依賴他，一個就是他自己本身的熱情會失去。

最後就是生態系統不健全，我想其實各位聽我講，好像我們在亞洲是非常領先，但是以生態系統建立為例，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以政府為中心整合促進，或是以民間為中心連結演進。很明顯我是比較偏向以民間為中心連結演進，政府要扮演一個剛剛講的管制鬆綁，或者是提升的角色。我一直認為，台灣是非常有社會創新的機會，我們有民主政治、公民的社會，我們有很多中小企業，這是很好的環境，如果由民間來連結，我想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想會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最後就是如果要討論議題，簡單講我覺得就是社會創新的後面，是社會創意家的靈魂，他需要血液，不然就變成空氣在飄了，血液可能比食物更重要，食物你可能餓兩餐沒有關係，但是如果有血液，有靈魂你可以去創造出營利，把食物

再吃回來。所以我覺得簡單講，就是怎麼樣引進民間耐心的資本(patient capital)，來支持社會創業家的血液及靈魂，這個可能是我們最大的挑戰及議題，我就報告到這邊，謝謝大家！(主講人演講簡報檔資料，附在本文後面)

江明修：

謝謝剛剛一強所提的，他的立場很清楚，他是社會中心論的，事實上，對我們的國家來看，我們國家的政府、社會、企業三大部分，有一種理論講，當國家強的時候，社會就很弱，另一種是社會很強的時候，國家就很弱，但是也有一種情況是雙強，國家強社會強，目前我們國家面臨的情形，應該是國家弱，社會弱，企業弱三輸，所以不管如何，是社會中心論也好，是國家政府中心論也好，企業中心論也好，我們都不要懷疑，拿出辦法來，我們也希望國家強，企業強，社會強，所以說一強剛剛很多的論點，真的有針對地方的需求呼應到，我覺得非常的肯定，也非常的支持，我知道你們做很多的事情，我們也希望將您的經驗，有學界來呼應一下，我們請尤努斯中心的沈主任來做回應，謝謝。

沈建文：



沈建文教授

謝謝一強兄的分享，我知道他在這個部分，其實長期的經營，我在他那邊也學到很多的東西，有些東西也在學界獲得建議和支持，我這邊就講一下我們學校的狀況。

學校的創新，目前在各個學校比較推的，比如說創新的來源會像設計思考的部分，所以我們長期在學校部分有這樣一個所謂的虛擬的單位，就是 Idea school，當然在學校裡面我們既希望去推廣設計思考，設計思維這樣的 approach，尤其我們在尤努斯中心，我們每一年都有辦一些設計思考的工作坊，像我們9月2-3日，我們會辦一個怎麼樣活化桃園後站商圈的設計思考活動，我們主要的對象，也就

是年輕人，年輕人其實是以創意的希望去找，或是去吸引更多的年輕人，來自不同的領域，然後再用一些方法，因為我覺得創新不能沒有方法去做這件事，只是他還必須要有一些方法，讓這個創新的部分，能夠去實踐，去驗證這個創新的東西到底能不能用？

我們有很多課程在做這件事情，但是學生也覺得這個課程很好，他其實不需要聽我們一學期，但是問題是學生玩了一個學期之後，他們有一些創意的東西好像很不錯，但是到了最後，卻沒有辦法去落實，只是覺得那是一個好玩的課程，他們不見得想要把他們想到的，好像還不錯的創意的東西去落實，所以怎麼去落實。

剛剛一強兄也有提到，怎麼樣去落實？讓學生有這個動機，他們可以知道落實以後，我可以得到更大的成就，我覺得現在課程的設計，會讓他們覺得好像他只是一個課程而已，課程之後，怎麼樣繼續去燃燒學生的熱情，讓他們願意去把它這個創意的東西把它實踐，我覺得這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當然最近很多學校的老師，也在忙有關教育部最近推出的很多跟社會創新有關的計畫，比如說跟設計思考有關的計畫叫苗圃計畫，苗圃計畫就希望各個學校利用設計思維方式，報到各個學校去，我覺得那方法應該是教育部來主導，那個方法實施部份，我都覺得有很多的限制，方法的本身限制很多，你就會發現你要怎麼去落實？到最後我的猜想，這個計劃到時候執行完畢之後，他可能還是沒有辦法達到他預期的效果，也就是說教育部在設計這些相關的計畫的時候，他就有很多的限制，在這個限制之下，你去做有關設計思維的一些課程，我覺得本身就會有很大的限制。

在最近很多學校，在推明年開始大學生根計畫。還有最近很多老師，也在寫的這個大學的社會責任計畫，當然教育部會希望看的是，那些社會創新部分，能夠放到所謂的大學社會責任之下，所以在裡面來講，我們也希望看到各個學校，怎麼利用社會創新，累積想法，落實到地方的紮根。這個計劃我看大概是3年的時間，這個想法本身，我覺得是一個好想法，他可以鼓勵更多的老師，帶著學生然後去深入社區，至於會不會用到創新的方式去做？其實就要看相關計畫主持人，或他們團隊的努力了。

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3年之後，這個計劃不再繼續的話，這個計劃能不能再推動下去，那能不能推動下去，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就是如果在這3年之間，這個Team能夠找到一些創新的模式，讓他這個計劃得以延續下去，我覺得就是他這個團隊，可以成功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他這個社會責任計畫在執行的部分，他這個動機是好的，但是在教育部這邊，有沒有去看到社會創新的部分，真正落實在計畫中，這部分恐怕我覺得我們要去多了解一點，我是覺得，就我自己每年，都會帶很多的社會創意專題計畫

團隊，每一個學生都要去學習社會創意的的方法，一年下來，可以看到很多不錯的創意，但是學生寫完一些創意以後，他也許可以拿到一些獎金，但是那又如何呢？

對我們學校的學生來講，他畢業以後，可能可以找到不錯的工作，尤其是管理學院的學生，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可能就不會想要冒風險搞這些事情，所以這點也是我們在大學教育裡面，除了社會創新，教他們讓他們知道 Know-how 之外，其實也要幫助他們的 innovation，怎麼樣能夠落實，持續去燃燒，我覺得是我自己目前所看到，要跟各位先進多討論的地方，以上是我的一些分享跟報告，謝謝！



自左至右：沈建文、陳秋政、蘇睿弼

江明修：

謝謝中央大學尤努斯中心沈教授。他們長年在做一些青年社會創新的競賽，我在旁邊看，覺得非常的感動，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青年都不願意加入，加入以後計畫都做得很好，將來要他冒風險的時候就退縮了，就是整個社會的氛圍不好，所以他們的壓力也蠻大的。我也看到說，其實不必太悲觀，社會企業家創意家，本來就很少的，事實上你們的空間還是很大，我們也看到很多的校園，很多對社會具有責任感的青年領袖都出來了，我蠻期待你們中心要繼續做下去，還有很重要，就是政府資源的部分，政府資源很間斷，沒有長期規劃的時候，當然我們也知道民間跟政府的關係，本來就不是非要政府的資源不可。

但是我們今天整個國家跟社會的互動關係，政府出了很大的問題，民間的需求創新的程度，已經刻不容緩，結果政府還是不動如山，這個部分，其實政府只要做一點事情，就有很大的影響力。

所以剛剛有提到說地方創新，日本現在做得如火如荼，不管是地方政府，或是中央政府，對地方創新不斷的在投入，我覺得我們在討論這個社會創新的時候，確實有忽略政府的情勢，當然民間是做得非常的棒。最近陳秋政陳主任在做跨域治理的研究，也有看到說民間如何透過這個活力進入到政府，觸動政府的整個創新，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跟我們做一些分享。



江明修院長

陳秋政：

謝謝主席，很榮幸今天有那麼多的先進在這裡，大家一起就社會的創新，如何回應地方的需求這個主題來做探討，不知道為什麼我設定要講的東西，在主持人介紹的時候，已經一語道破了。因為我是公共行政背景，踏入到做 NPO 研究，所以不同的學科背景，來看這個主題的時候，探討民間力量的被激發或者被運用，基本上觀察的切入點，真的有所不同。

我們也曾經接觸到有若干有企業背景濃厚的朋友，當他們看到這個議題時，他們的觀點可能是甚麼？我們也接觸到，因為學科屬性的關係，可能是高比例可以接觸到政府文官體系的成員，或是乃至於在政治領域實務的參與者，他們對這事情的看法又會是甚麼？而這只是一個大分類底下的看法，在這個大分類底下，自然而然的所謂意見的強度和偏好又各有不同。所以在這個結構下，回應到像一強總經理所說，就是說，舊問題，會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新的展現，所以過去管用的方法，慢慢的就已經出現了一些瑕疵，或者是不夠。可是新的方法，又要從哪裡出來？

剛剛我做了一些小小很簡短而即席的投票，那時候我不太敢抬頭看，因為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投出來的結果會是如何？我剛剛有稍微瞄到，台前這裡面大

概學科背景的，大概都投 C，就是公民部門，剛剛這個角度，我不太敢看，我真的沒有把握，我不好意思占用大家的時間，再舉一次手，剛剛我想各有比例的差別，所以就算這個創新的方法，來自於企業，來自於社會，我就觀察到一個現象。

在昨晚(歡迎晚宴)我也做了一個冒昧的詢問，詢問誰？比如我左手邊來自於香港的區議員，我就問他說這次有不少區議會議員的朋友來，坦白說，有看到他們各自歸屬不同的政黨，我跟他談了一段我的觀察，我說由年輕的一代區議員參與的角度來看，我覺得他有一個特色就是能溝通。再來就是他們相互尊重，知道自己認同對方，或彼此是從某一個角度，認為他在服務他們所在的香港的朋友們，也就是說，approach 也許不一樣，各有所長各有信仰，可是大家也會基本上相互尊重，也認為這是對的事，這是我觀察他們的現象。當下區議員有給我一個回應，說基本上就是這樣子沒錯。因為是很簡短的對話，不敢說能夠來做多大的推論。

同樣的道理，這個創新的東西，到底從何而來？從公共行政的角度來講，還是像主持人所講的，跨部門的治理。最近台灣有一個非常夯的媒體報導熱點，就是我們首善之都的大家長所說的一句話，各位好像都知道那句話是甚麼？我都不好意思說出來，看在座的人不知道有沒有哪位有勇氣，因為台灣有很多現象，有時候碰到大人物講話會發抖，我就想我們的教育出了甚麼問題？所以我怕我等一下也發抖不太好。



自左至右：沈建文、陳秋政

但是我要講的是甚麼？如果說我從跨部門的角度來講的話，如果你是一個叛逆，有能力的文官體制，那就是我要的，因為那可能是創新的來源。相對我們公行的背景，接觸到看到很多的文官系統，我相信各國都一樣，只是程度的差別而已，公部門同仁他被法規的限制，他被組織文化的侷限，他整個系統當中的傳承，還有他被整個制度裡面所謂的無形的懲罰，慢慢他被同質化之後，我都覺得他不

是不創新，他就講創新對他來講是一種懲罰，他會認為我為什麼要創新？所以我向來不會覺得說公部門的同仁是怎麼樣，我會認為這個部分是制度的問題。

我當然沒有辦法每一個部門這樣舉例，但是我要講的就是，就這樣看起來，我們談地方需求和社會創新，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我們怎麼支持他，換言之，怎麼支持在政府部門裡面，或者是政府部門這個系統，怎麼支持企業這個部門，去正視且願意去參與到這樣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同樣的問題是怎麼樣去支持到第三部門，或是公民社會部門。

所以我認為建立一個支持性的環境，來有利於社會創新的推動，那就是各位在座目前共同努力在做的事情。所以剛剛沈主任他提到，他做了很多這樣的工作，我是覺得他的意涵很大，光是在教育的意涵來講，收穫就很大，如果說要從很多的競賽，因為台灣很多事情是一窩風，如果我們每一年要去算這個海報的話，當中像陳主任他們做得這樣好，做得這麼持續，做得這麼所謂反思性的，當然不見得是都有全部達到這個境界。但是都一窩風，當中出現很多的競賽，提供很多的刺激的場合，我覺得貢獻是不可抹滅的。但是你如果要講這當中的拔尖，我又要回過頭來剛剛那個問題，因為每一個部門當中有他的限制。

所以我是覺得另外一個觀察，就是知識分子碰到的限制是甚麼？或者說不見得是知識分子，我們講公共知識份子，關心公共事務問題的各界知識分子，政治領域的知識份子，企業領域的知識分子，學術領域的知識分子，我們的養成的過程是甚麼？我們所感受到的支持環境是甚麼？今天你可能有一些創意，你要做某一件事情，旁邊就可能會出現很多關懷的聲音，很多希望引導的聲音，你的創新可能還沒有冒出頭，就已經被淹沒掉了。

這個東西會延續到我們很多東亞文化的問題，就是說他本身有三個基礎，他不見得可以引導到問題解決的結果。所以碰到這個癥結，應該怎麼做？歸納起來我發現，大家可能可以思考幾件事情，或者是說我們看到很多方法，像剛剛甘樂文創或者是林峻丞，那邊同屬性的，那怕是在偏鄉教育，全台灣又那麼多的團體或是機構，那怕政府也不乏對這種偏鄉教育做得備受好評的案例，整個看起來，我發現幾個事情，這個跟所謂支持性的環境，有很大的關係，那只要在做創造這種支持性環境過程當中，做這三件事情有時候相當程度的辛苦，需要被大家廣泛的認知，就是說當你看到他採取第一步做一個象徵性的動作。

象徵性的動作有時候刺激性很大，可是象徵性的動作，有時候目的是要增加能見度，做一些意見的交換跟刺激。可是有好多的社會創新，踏出第一步，要做象徵性的動作，那怕是一個宣示的時候，可能他就胎死腹中了，這是一個我是覺得我們對象徵性的動作，包含語言包含具體的措施行動，我們的對話能力和尊重彼此，嘗試創新，接受錯誤的風險，在象徵性動作這一關，我覺得可以反思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說可能我們在我象徵性動作以後，需要一個短期而有效的措施，因為就算我們走了第一關，能夠接受這樣一個象徵性的宣示，大家的耐心是有限的，也就是說你接下來，要花多少的時間讓我能夠看到你的成果，所以從方案設計及成果展現來講，帶來一個很大的考驗。

第三個部分，我是覺得最重要，那就是長期願景的堅持跟擴散，堅持很難擴散更容易出錯，這個三部分，是我要講的。歸納起來，我們現在整個狀況，這個跨部門的底下，我用一句話來解讀，叫因小而失大，因小而失大我們怎麼去解讀這句話，可是我現在的解讀是，這個跨部門當中，有好多的考慮，充滿由小而失大的狀況，就因小錯誤而沒有勇氣去規範，沒有勇氣去說出你的主張，任由他發生，然後繼續去盤根錯節，小問題最終沒有辦法解決，可是我願意去創造一個新的體制，把所有沒這小問題的一大群人都綁住，這是我的新解讀，就是由小而失大，小的東西你沒有魄力去解決處理，然後任由他去發揮發酵，然後我們真的要解決的時候，卻去創造一個新的做法，新的想法，然後去把其他的都約束住。如果這個現象，我的觀察是存在的，那我所謂的社會創新跟地方需求的滿足，未來會是怎麼樣一個操作環境！所以這是我一個初淺的說明，還有一些細部的案例，但是第一輪兼顧到發言時間問題，我就先講到這邊，如果還有機會，再跟大家做一個分享，謝謝！

江明修：

謝謝陳主任，從陳主任的發言裡面，其實很重要有談到一點，這一點就是我們知道，科技創新擴散是非常快速，而且非常的深，但是制度跟觀念的創新，包括社會的創見，這個是沒有甚麼，因為要跟整體的文化在作戰，因為改變一個宏觀的文化，改變一個社會家長式的，都是非常困難的，這也是為什麼許委員在作戰的時候一直努力想跟社會溝通，這部分其實是社會創新關鍵的地方，也就是政府改革面臨到最大的問題，也就是觀念和制度的方面，如果我們在這一關可過去的話，我相信社會的政策品質提升可以得到改善。再來請我們東海大學的蘇睿弼老師，蘇教授長期在社區再生的部分，因為在大墩社區，可以跟我們來多介紹一下。

蘇睿弼：

主持人，各位貴賓，大家好！時間關係，我本來有準備 power point，我想我還是用口頭來分享一下。我其實是東海建築系的一個專任老師，然後我也從 2012 年開始，主持了一個中區再生基地，就是台中的舊市區，可能大家知道的公園的舊市區的一個所謂的都市再生的一個據點。因為從 2012 年參與，剛開始只是政府一個研究計畫，可是計畫結束之後，我跟我的團隊還是在那個據點持續經營。

經營這 5、6 年下來，慢慢接觸到很多的年輕人，然後有很多的年輕人，想要到舊市區，因為舊市區有非常多的空屋，台灣這幾年各地都在流行返鄉經營，

年輕人回到他們的故鄉，找到一個閒置的空間，做一些老屋活化，開咖啡店還是做一些藝文空間，我覺得這樣的現象，其實是說明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其實已經到了一個資本主義，一直往外擴張，然後造成老的城區一直的空洞化，這個現象，在台中特別的嚴重，所以一些年輕人，在這個時候回到他們的故鄉，回去舊市區，去尋找他們可以做一點事的空間，就是說台中舊市區，不光只是舊市區的問題，他也是一個台灣各地形成的一個問題，這也關係到台灣社會高齡少子化的這樣的一個現象。



蘇睿弼教授

高齡少子化的時代，其實原有的舊市區生活功能算方便，在舊市區裡面，非常多的社會議題，包括銀髮族的議題，或移工的議題，或者一些開放空間的議題，在中區站基地，2012年成立之後，陸陸續續我們做了非常多購物調查，也做了當地文資源的調查。

這個基地在做再生的時候，從願景調查媒合行動這樣的一個步驟，我覺得今天的主題，就是地方需求與社會創新，我覺得地方需求到底需求在哪裡？我覺得學術單位，其實可以扮演一個綿密調查的功能，透過綿密的調查，就以我們在台中舊市區，去所進行的這個空屋調查，從2012年開始，所以我們掌握了非常多的空屋的物件，當然我們不是一個不動產的代銷公司。

可是台灣有非常多的社會剩餘，我們稱它是一個社會剩餘，這個社會剩餘對上個世代來講，他其實沒有擺到資本市場裡面來，這類的社會剩餘，其實非常的多，我覺得藉由學術的力量，去了解這些社會剩餘，這些社會剩餘要重新導入新的資源，我們的作法是在台中舊市區，找到些社會剩餘，然後我們讓年輕人短期的去活化它，比如說，我們曾經讓一個南夜歌舞廳，然後有中興大學的學生，以及德國的藝術家，把那個歌舞廳短期活化，把他變成一個藝術的展場，完全沒有用

到公部門的預算，他其實是一個滾動式，滾雪球式的這樣的藝術策展的活動，同樣我們也在前年，媒合了東海建築系的學生，把一個 400 多坪的廢墟的銀行，變成畢業設計的畢業展。

所以介入這樣的一個行動，其實學生他在這樣的一個行動當中，開始去學習到怎麼樣踏出校園，去面對社會的真實，我還得印象蠻深刻的，是學生要在兩個禮拜，把那個 400 多坪的廢墟打掃乾淨，而且辦展覽的時候，沒水沒電，學生雖然很累，可是學生那個眼神卻是非常有活力的，而且開幕的前一天，那個廢墟的表面還有一個很大的看板，學生們覺得說這個看板，在開幕的時還留著不是很好，想要去募資把它給拆掉，所以我印象很深刻，那天早上我在臉書去公布，之後到了下午，就有五萬多塊的錢進來了，所以他們就把那個看版給拆掉了，所以我是覺得，這是透過一個簡短的，讓學生在這個行動過當中，他們也知道哪些社會資源，他可以運用，所以我們像這類的短期活化去媒合了一些企業，甚至媒合了一些像建築師進舊市區這個部份，也包括大家也比較知道兩個女孩子，他們所創立的好伴共同工作室，也是透過我們的空間媒合，然後提供他們一些空間整修的建議，這個是我們在舊市區作的一部份。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做了很多人文地理調查，了解當地的故事，我們用另外一種敘事性的方式，來重新行銷台中舊市區，然後出版大墩報，我們從 2013 年到現在，出版了 9 刊，所以也培養了很多的導覽產品，很多的導覽就依據我們的大墩報，組成了很多的小團隊，這些導覽團隊就去幫很多的旅館，因為舊市區有很多的旅館，他們就去做一些外語的導覽，甚至他們也可以做一些收費的導覽，

然後甚至有一些團隊，他們是去訓練街友去作導覽，叫「角落微光」。這些團隊目前都進駐在我們的基地，除了這個之外，我覺得就是透過學校的力量，怎麼讓學生去做自組學習的社群， he 可以和學校在學的學生做對接，可以讓學生學習到實踐，可以有一個實際參與的過程，我覺得這是從了解一個地方的需求，再想怎麼樣去達到這樣的需求。

因為在校的學生，不會想到那麼遠，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們問題解決導向的課程，其實可以希望學生去解決社會問題，沒有想到學生竟然跟我講說，我們還是學生，我們又不是要創業，我們只是要創作，所以他只是一個來表現，去做一些創作，這個過程當中，開始讓他們看到有一些比他們年紀稍微長，一些開始實際踏入社會的一些公民團體也好，或者是社群也好的一些行動，由這些社群帶領這些學生，其實是形成一個自主學習的社群。

最後我要講的是，其實創新只是在整個社區，或者學校的這個平台，在行政上也需要很多創新，我覺得我們行政的體制，到目前為止，地方政府都是一種科層式管理體制，可是台灣現在越來越多的這個問題，其實都是要跨局處的，特別是在台灣經濟發展的時候，你要去大量建設，其實科層式是有效的，可是我們慢

慢的發現，在很多要解決現在的社會問題，光這樣一個科層式的制度，是慢慢沒有那個能力。

所以我覺得行政創新，是要解決很多社會問題很必要的一個條件，而且透過一個學術單位一個整合，過去學術單位大概都是在一個產、官、學的一個架構之下，可是慢慢的產、官、學，當產業界的研究開始跟社會脫節的時候，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餓水油事件，學校在某種角度，其實他也忽略了社會的一些需求，所以我覺得學校慢慢的轉向一個所謂的公民學，公部門、民眾、學校這樣一個新的三角關係，那這個新的三角關係，其實也是某種程度也是告訴學校本身，是一個社會企業，學校本身就是要扮演一個社會企業，只是這個社會企業裡面，怎麼樣讓學生可以了解從學習到實踐，各種不同的切入的一些路徑它的可能性，這大概是我的意見，謝謝！



會議現場

江明修：

學校其實真的是一個社會企業，因為常常我們上課的時候，講一些我自己做不到的話，反而學生相信以後，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我常常碰到這種情況，而且畢業一兩年，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傑出了，超乎我們想像，這是我們台灣真正的競爭優勢，因為前兩年我到首爾，他所帶動一個新的治理型態，就是他們給錢給得很大方，一個是 NGO，一個是社會創新園區，他們給的場地，往往很棒，預算都是 10 年預算，都是天文數字，他們裡面的人精彩得不得了，他說這就是人性的治理型態。

但是他們跟我們台灣的經驗來比較，我們台灣就更有競爭力，他們在經費很充裕之下，他們當然也不是官僚，我問他們 idea 從哪裡來，他們說從英國從歐美，但是你看看，到目前為止，台灣的這些經驗，都是結合世界各地，但是很多

也是地方創設的，這個地方有很多的東方價值，而且將來的影響也會很大，剛剛講的首爾的年輕人，他們的自信力很夠，他是說一直看，他們就一直模仿，所以跟韓國車一樣，模仿得一踏糊塗，但是這樣人家就會認為，這就不是你的嗎？我們台灣這方面，政府的錢很少，但是有一點很重要，政府的支持或合作關係不要太短期，至少要有 10 年。現在，我們邀請下一位王威中議員。

王威中：

謝謝主席，與會的各位來賓，還有教授，我今天參與這個題目，我腦袋裡面最先想到的是負面出發，就是說理論上一個良好的 model，應該是以我們民代做一個中介，了解地方的需求，社會的需要，我們應該去整合公部門的資源，法令上的鬆綁，或者是解釋，來讓民間好做事，來成就一個讓人民生活有所改進，或是社會更加運用科技來進步的這樣一個目標。可是就我跟各位報告，我是第 1 屆的議員，我以我目前的公職才快滿 3 年，這 3 年來，我從台北市所觀察到的一些事情，通常是背道而馳，和我剛剛形容的 model 是相反的，孰令致之？



高雄市議員蔡金晏(左)，台北市議員王威中(右)

我覺得有太多的環節，需要檢討，我想剛剛主席江院長所提到的在首爾做這樣的模型，台北是應該是永遠無法達成功，光是要提出一個天文數字的預算規模的時候，就各個政黨民代開始去動腦，這中間有多少的舞弊，然後這個真的下去之後，真的有可能舞弊，所以我想台灣還是有他自己的極限。

我舉幾個實際的案例來分享，來就要因為過程當中，一方面我必須站在多協助這個科技和民間的需求，去讓生活便利，但是一方面，我又必須站在監督把關公家部門資源，不會被濫用被貪瀆等等，兩種算是有一點衝突的立場去看同一個

問題。我舉例，大家曉得 uber 在進入台灣這幾年來，就迅速的非常受歡迎，那他也激起了公部門去回應，和法令上的討論。

去年其實在台北市有客運業者，他們腦袋也動得很快，轉到坐公車版的 uber，他的型態大概是和小客車的差很多，他的主要的 idea 是說，我們有很多公車路網沒有照顧到的熱點路線，像是我的選區，北投天母比較深入的地方，到內科科學園區那裡，如果坐公車或是坐捷運就會非常麻煩了，大部分住在這樣位置的居民，他如果在內科上班，就是公車路網、捷運路網接駁不到的地方，他們也許非得開車或騎車不可了。

那一客運業者就想到說，我來提供讓大家先預約，我只要湊滿開團，意思是這樣子我來一個訊息，比如說住在這個關渡地區，那你們如果有湊 40 個人，在 8 點半的時候搭上車，然後我就把你通通拉到內湖科技園區的某個地方去，那麼回程也一樣的邏輯，只要有湊滿一定的人數，我們就一班車為你量身打造，結果迅速非常的受歡迎，所以剛開始他為了推廣是免費的試乘，本來在去年的夏天的時候就說要收費了，即便要收費，他這個費用還是會讓這個通勤的人有這個誘因，比這個開車或騎車划算。

但是他違反了很多的法令，光是我們這個公車處的交通處公運處，再來就是中央部們的幾個局處公路總局等等，每一個局處的法令他都違反了，然後他也有像 uber 一樣的問題，一個是繳稅的問題，一個是司機的訓練，還有車輛的維修保險等等，但是我不禁的把這兩件事，uber 和那個公車叫 my bus 合在一起去想，民間有需求，才產生這樣新的營運模式，那法令到底是打壓它，還是配合他去調整修改，這其中當然有各種不一樣的觀點，不過當時我個人是站在和 my bus 對立的立場。

我當時主要的考量，不是否定這樣的創意或是運作模式，我也認為法令趕快去檢討，但是在法令還沒有修改前，對乘客保障風險太大，有朝一日如果出問題，這個當然沒有人希望，但是如果出問題，責任就我們扛。

當時我反對的另外一個主因是，這樣一個脆弱的經濟模式，據我所知道像 uber 是砸了相當的財力去支撐初期的推廣，但是據我所知道是這個 my bus，沒有很雄厚的財力支撐，也許他玩了一年半年，他就撐不下去了，或是獲利不佳，就收掉這個事業，那對於這個養成習慣乘車的人，會衍生很多的後遺症，突然不開沒有任何公部門去為消費者把關。

所以綜合種種的考量就先緩緩，但是我也請我們的政府部門能不能檢討，這是我印象蠻深刻的案例。我是覺得政府公職或者是民代，甚至法令規定等等的存在，當然是為了讓人民更便利的生活。在 uber 的事件 my bus 的事件，還包括最近一個新的模式叫 obike，他是一個隨停隨借的，結合手機科技的一種模式，也

被政府部門和捷安特一起去抵制，這個中間有很多的課題是我們這些身為公職的人，必須去學習的，法令方面必須要去了解的。

其實我覺得公部門就是一個最抵抗創新的，我不知道在場的教授們同不同意，但是至少台灣或台北市的公務員，是最抵抗創新的一批人，因為大家覺得有冒險就會有風險，最好在我的任內，不要有發生任何的麻煩，平平順順的蕭規曹隨不要搞，我是覺得這樣對民間的發展是相當可惜的。

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這個是我去年下半年的時候，我在議會裡面財政委員會，我才了解到我平常沒有注意到的，就是我們的商業處，今年有編一筆相當大的預算，大概1年有4000多萬預算，在我們台北市700億的預算規模算好。

它要做甚麼事？就是他準備挑20間的傳統商家，他就找了一批空間設計的建築師，或調整口味的專家後，政府補貼一大筆錢給雀屏中選的商家，就找個專家來幫你改造健檢，如果你是賣牛肉麵的，過去一個月可能只能賺20萬，他們希望幫你改造以後，每個月能賺30萬，他們就是想幹這個事，這些一二十家中選的商家，前面健檢是政府補助，但是後面的改造工程，比如招牌要重做等等，就要自己花錢。

這樣一整套模式，我一聽了以後，覺得雖然這一整套的計劃，你不能說是錯了，但是你不應該只是輔導這20間的商家去升級而已，應該把這樣的模式給擴展出去，由政府來率先提出這種合作模式，並帶動推廣這一模式，讓更多的商家能夠了解，因為你的目的是推廣，所以應該這20個故事，讓大家廣為了解，如果商家願意找人來做這個，那就會以商機出現，很多作設計的做裝潢，就有機會幫這些商家作提升，大家的業績都會提升，結果這樣的一個模式計劃，卻是由政府埋頭自己幹，然後辦一個頒獎典禮，弄弄報告就結案了，我覺得類似這個案例，這樣的思維上面，政府並沒有在扮演一個新概念新模式的火車頭的角色，反而是在做文書作業的工作而已，因為他們認為做大了以後，就很難去掌握，那我把它限縮在20家的商家，只有一批團隊，然後弄一弄，然後每一家商家的營業額都有增加，再拍幾張照片，向議會交代就結束，這是我現在看到比較大眾心態的問題，我現在就分享到這邊，後面還要請高雄來的蔡議員，能夠提出更多的案例來就教大家，謝謝！

江明修：

謝謝，剛剛威中所提到官員的提案，很多的官員是積極的不作為，所以我們希望有一個更大的視野。我知道像毓仁立法委員，他當初到西點大學的時候，有看到一些國際的現象，後來他有很多創新的觀點，最近他提出了一個公益法人的概念，透過公司法的修改成立專章，這個可行性是很高的，這部分是不是也跟我們來分享一下

許毓仁：

謝謝江老師，還有威中和金晏，各位先進，還有老朋友一強，我想還是先從三個問題來討論，說到社會創新，我們到底碰到甚麼樣的瓶頸？該怎麼樣來突破？

我覺得這個世界，發展到現在，最大的變革，可能是過去 30 年來網路的出現。從 30 年前走到現在，網路已經成為除了基礎建設以外，最重要的帶動各種新的商業模式，可能產生新的形態，這連帶的顛覆了所有對產業的理解和認識。剛剛威中提了一個例子非常的好，就是像 uber 這樣的產業衝擊，應用在公部門和社會創新上，其實我們要重新去檢視，在角色扮演上，還有中間者，這樣一個關係人的重新被定義。

所以剛剛一強在分享的時候，我也頗有感觸，目前資本家公部門，或者是中介者，然後到最下面就是受眾，因為這個網路的出現，大大的改變互動關係還有從屬關係。

我想用以下三個問題來分享，讓大家去思考，就是說在談社會創新的時候，政府的角色應該要放在哪裡？在過去我們國家運作的方式，是一個大政府的思維，在網路的年代，我們要問的是說，我們還需要一大政府嗎？大政府所帶來是大量的行政效率的低落，然後他面對的也是比較舊時代的思維，那麼在社會創新的議題裡面，如果我們選擇站在大政府的角色裡面，那我們可能就是一個 top down 的政策，從上到下，無論是誰當政，在當政者的他有能力，有話語權的情況下，他制定他可以分配資源方式的社會創新的一個架構和論述，到下一個當政者，他進來的時候，那又是另外一套的做法和邏輯，這個我們只是會陷到無限的輪迴裡面。



立法委員 許毓仁

也就是說，當我們看到社會創新是一個改變台灣機會的時候，但若政府的角色沒有改的話，最後的結果就會是悲觀的。所以這個大政府和小政府，我們第一個必須討論的是，現在我們選擇他是大政府，我們希望他無限的給予社會創新的補助和資源，還是我們希望政府往後退一步成為小政府，然後讓社會創新者去創造需求，但是在創造需求的情況底下，可以找到法規完備的可能性，進而去產生新的產業，新的企業動能的一個驅動力。

所以第一個討論就是政府應該要退場，那這個退場最重要的事情是，政府要能認知不要去掌握每一件事情的時候，他就會讓發展的過程趨向於有機化，就是誰該留下來，他就會被這個系統整理過後留下來，然後他會被引導到一個長遠發展的可能性，就像巴菲特所說的，潮退了以後，我們才知道誰沒有穿褲子。

社會創新這件事情另外一個方法，其實就是台灣的原產業，我們都知道台灣的原產業，我們是過度補貼，然後靠著政府的依賴生存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說，如果政府沒有辦法往後退一步的話，從原本的控制者變成是引導者的話，我覺得現在我們看到的，還是一個生長不健全的生態體系，這是我第一個要提出來的。

政府在面對這個角色的轉移下，當然會有不安全感，來自於當政者他需要去維持政權，來自於社會民間給他的壓力，會有嗷嗷待哺的這些中小型企業，政府我覺得就是要提出一個新的行政創新和治理架構，一個新的願景，在這部分我認為是比較沒有看得到的。這個部分要怎麼去解決？必須要無論是地方的社會創新者，然後第二個事情是民意代表，第三個事情是學界，不斷要去呼籲說政府要慢慢的退場，社會創新絕對不能夠像以前我們在搞園區搞兩兆雙星，或是用任何一個政府，現在看起來是得分的一個話題，然後就用大量的資源灌進去，到了最後這個產業也是會死掉，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要談的事情是，在理解政府這個角色在轉換的時候，我們的法規要扮演一個甚麼樣的角色？我覺得在過去，法規都是扮演一個規範者，就是說當一個產業出來的時候，由立法者還有行政單位制定一個遊戲規則，在這個遊戲規則裡面，去決定要怎麼玩。在過去產業的架構裡面，大概就是形成這樣一個角色，在過去硬體發展的年代，我們為了要讓規格明確，我們可以玩這樣的一個遊戲，那也就為什麼在過去的30年，按照各種的產業發展條例，然後不斷的在制定每一個產業應該要發展的模式。

可是我們在思考社會創新的時候，他是一個社會轉動的驅動力，也就是說社會創新，他不是單一產業，而是將來要普遍發展在各個行業裡面的心態和思維的時候，我們就不能用過去制定法規的方法，去制定新的社會創新所需要的法規。所以我跟其他幾個立法委員提出一個在政府角色轉的時候，可以協助政府過渡的新法規，那就是公益公司法。

公益公司法，他其實是在公司法的架構底下，賦予追求股東最大利益，這個公司法的一個過去的定義之外，一個新的種類品項，也就是說除了股東最大利益之外，你還要考慮到這個社會責任和社會貢獻對環境的這個衝擊，還有你在這個董事席次上，必須要這個公益董事，這個不是台灣第一個有的，在全世界包括美國已經有 6000 多個企業，甚至於是上市公司都已經是所謂的公益公司，台灣推動這個，其實是有一個重要的象徵意義，就是說幫助政府，他可以在社會創新啟動的過程裡面，他有另外一個角色，可以讓這些社會企業，可以去選擇，第二個是協助社會企業法制化和規模化，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企業，除了社會之外，最重要的是後面那兩個字，就是企業。

當一個社會企業，他沒有辦法用一個公司的處理方式存活下來的時候，他還是回到一個 NPO 的角色，他還是要依賴大量的政府補助，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又走回到老路去了。

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個人也覺得在這一情況底下，我們不需要為社會企業立一個專法，因為社會企業他還正在萌芽當中，利用任何的法規，任何的方式去限制它，或是規範它，甚至告訴他你的營利所得要多少回繳到政府這才叫社會企業，我都覺得這是不對的。因為在這個情況底下，我們有可能會變成一個變態的社會企業的發展。因為當所有的社會企業要符合政府的規定，登記為社會企業就必須扭曲他原本的經營方式時，這是不對的。所以公益公司法可以賦予想要引進耐心資本，或是引進正常公司治理，或是引進正確的企業發展模式情況下，賦予他一個選項，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台灣要走的方式，透過這個方式，引導生態系的建立，由大帶小。為什麼社會企業在台灣，我們講了很多年，那個能量很大，但是我們現在講不出社會企業裡面的一個典範或是指標，我覺得在這個部份我們應該去思考，在這個制度底下，到底出了甚麼問題？

最後我想談的是，這不會是短期的 Budget，長久來說，他是一個社會工程，我們要去思考下一個 10 年，我們台灣的企業變成甚麼樣的一個樣態，過去大者恆大，大到不能倒的發展模式，其實已經不太符合台灣了，我們要去思考以一個台灣 2300 萬人，還有我們面對一個全球環境的挑戰。

包括我們的能源大量的不足，我們到底要在這一塊土地上，發展一個甚麼樣的產業？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回到三件事情，就是怎麼樣創造流動性：資本的流動，技術的流動，還有人才的流動。這三件事情，如果政府沒有辦法扮演一個引導者的角色，而是扮演從上到下控制者的角色，我覺得我們還是在討論一個與我們不相干的事情，也就是說，如果今天經濟部設定一個產業政策，是 only for 經濟部，科技部為了發展 AI，也弄了一堆錢專門發展 AI，最後大家想要的東西，變成各自發展各自的東西，沒有整合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流動，怎麼樣創造更多人才流動的可能性。

最後還是要回歸到一個治理的本質，因為所有的規範，當他開始發生的時候，第一個一定以早期的使用者，就是 early adopters，在台灣我看到很多的社會企業的 early adopters，他們在這個競爭的過程裡面，可能因為環境的競爭，最後存活下來了，他們會慢慢的形成某種程度的聚集，聚集就是生態系的出現。但是我們絕對不要讓 early adopters 在早期的過程裡面，就利用錯誤的方式，否則引導到最後，變成無限制或是永遠的要依賴政府的政策補貼，也就是像剛剛有老師提到的，為什麼我們現在有太多的創業比賽，但是對學生沒有誘因？真正去創業，停止再比賽，停止再拿到獎金的階段！所以如何用這3個角色去思考，第1個是政府的角色，第2個是法規如何去引導，而不是去限制，第3個，下一個10年怎麼去思考，這個生態系的建立是一個必須要去討論的問題，以上是我的分享，謝謝！

江明修：

接下來我們請遠從高雄而來的蔡博士，蔡議員。

蔡金晏：

謝謝主持人，各位來賓，各位與談人，大家好。剛剛主持人叫我蔡博士，其實我是學工程的，所以對這種社會科學，不要說半夜都在想，常常都會想到幹嘛要這麼複雜？在來之前我，看到這題目是社會創新和地方需求，我一時還不知道要怎麼談，還好有各位的意見出來，針對陳總經理講的，我覺得是不是可以透過所謂創造一個風潮，讓更多的所謂的資金的需求，人才的需求創造風潮。當然這個也不是我們說做就能做的，如果哪一天電視媒體打開，都在談社會企業，對很多的資金的聚集一定很幫助，我不知道這個能不能做。

第一個當然是現有公共事務的藩籬，怎麼去把他打破？我想這個問題，可能在座各位老師，學公行的還是政治的都瞭解，台灣的政治架構，長期以來，雖然不能說是弊病，但是你一進入那個系統，就會發現難怪會有這樣的養成出來。所以回過頭來，可能會多講一些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或者說政府該怎麼做？去講社會或者去講企業，選票會跑掉，所以我就不講了，開個玩笑。

我要跟威中議員講一下，不是台北市是這樣，高雄市其實也是這樣，講到創新就卻步，也是受限於法規，也是受限於如果要他做甚麼，他會懷疑是不是有圖利，會不會是有綁甚麼規格，會遇到很多這樣的事情，當然這已經不是行政部門本身的問題，甚至是司法部門也是，現在我們遇到很多狀況是去搶標，搶不到就去檢舉，有檢舉就去辦就去查。



高雄市議員蔡金晏(左)

比如說各個單位，有他所謂的本位主義的影響，如同剛剛蘇老師講到的，至少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事情，都不是單一部門的問題，剛剛許委員有提到我們的法規，很多需要與時俱進的，就像我在正修科大教台灣的海岸海洋環境，光一個海岸法，從民國 70 幾年，就有一個草案到 104 年才通過，10 年的時間才通過一個法案，像這些問題有很多，都需要行政立法部門一起來努力。

當然我們議會本身也有很多要檢討的，我待過法規委員會，我本身又不是念法律的，當法案拿來審，我總不能坐在下面不發言，其實一個法案，他是有系統性的，如果稍微改一個字，有可能未來會窒礙難行，這些立法過程，未來要怎麼樣去調整？都需要去修正資料，這個才能去創造，不管是好的管理也好，政治環境也好，讓社會跟企業有更大的彈性。



會議現場

我不免俗要講一個案例，這個不見得和今天的主題有關，這個是政府想要去做一些創新，但是跟地方需求有一些衝突。歡迎大家今年 10 月，在我們高雄的哈馬星生態交通節，這是一個國際組織，在高雄辦的生態交通節，過去在韓國的水源寺，南非的約翰尼斯堡都辦過，他主要就是希望大家都採用生態的交通方式，用這個沒有排放的一個交通工具。但是這個框架一下去，民眾聽到的訊息是無車日，一個生態交通節，就變成無車日，大家是想哈馬星，他大概也有一萬多的人口，在高雄有很多相對小型的生活聚落在那裡，那你突然的說傳統的運具都不能用，當然就產生很多的問題。

像這樣的一個議題，當初一丟出來，我們民意代表就接到很多的陳請意見，這樣創新跟地方需求，民眾會表示這不是我要的，為什麼你要做這些工作？

剛剛有提到公民，我覺得有需要再往前再進一步，在不管是政府要做創新的工作也好，社會要做創新的工作也好，這樣才能更進一步的去推動，這公民不管是素養教育訓練等等，都需要去做提升。

跟大家報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哈馬星，要去旗津要坐渡輪就一定會經過哈瑪星，原本有個公園路橋，現在橋拆掉了，從那個橋進去，坐渡輪到整個中山大學的隧道都叫哈馬星，在整個活動期間是不能開車的，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不能開車，不能騎車，後來慢慢調整只剩一兩條道路不能使用車輛，和在開幕期間外國來賓來的時候，去做管制交通。在我的立場，我常常在質詢的時候也常常

講到這個大眾運輸的必要性，歡迎大家來高雄可以來看看，以上是我的分享，謝謝！

江明修：

因為在場有很多的學者專家，也有很多的民間組織的負責人，但是時間到了，外面催我們催得很緊，所以在下一場主題是建設性衝突，也是我主持，希望剛剛其他沒有機會發言的來賓，大家可以轉到那邊繼續討論。我想今天的話題，是永遠討論不完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行動，我對大家剛剛的討論，非常的支持，我也會呼籲立法院，對所謂的社會企業相關的立法工作，趕快的立法完成，謝謝各位來賓。



會議現場

2017年第二屆「亞洲地方議員論壇」(ACF)
 「全球地方議員論壇」(GCF)年度論壇
 「台灣地方民代公益論壇」

地方需求與社會創新 Community-driven Social Innovation

陳一強 Ray
 raychen101@gmail.com
 2017-08-26



活水社企投資開發公司 B Current Impact Investment Inc.

過去 Past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成立 Founded on 2014-04-10 資本 Target NTD50M (USD1.6M) 43 發起人 Founders from Private 常青·可循環 Evergreen, Recyclable 高度參與 High Engagement
現在 Present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6 投資戶 Investees all Social Enterprises 投資 NTD26M (USD0.9M) Invested 合資 NTD90M (USD3M) Co-invested
未來 Future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活水2號基金 B Current Fund 2 資本 Target NTD100M (USD3.3M) 15~20 股東 Shareholders from Private

什麼是社會創新？ What is Social Innovation?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of Social Chan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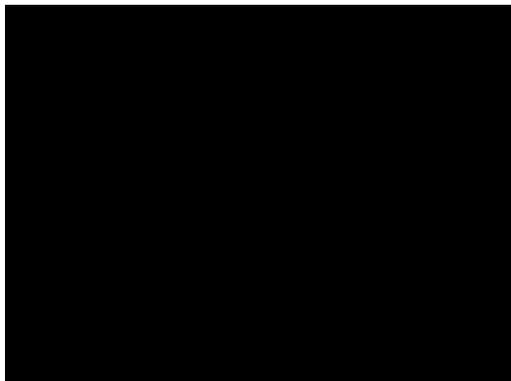


創新 Innovation = 選擇 New Choice

選擇 New Choice = 用新方法解決舊問題
 A Big Idea that Trumps Existing Solutions

- 新的方法通常會從哪裡來？
 Where Are Great Big Ideas Coming from ?
- 如何才能有效導入新方法？
 How Can A Great Big Idea Be Implemented ?
- 創新如何能引發真正改變？
 How Can A Great Big Idea Be The Change ?

三峽·有什麼需求？ What is The Need of Historical San-Xia?





共益創業小聚 2017 社區發展

Viewpoint

以商業力量解決社會問題
所需人才、資金、經驗、創意與能量
都是龐大且繁瑣的問題與挑戰

我們希望以輕鬆不拘束的方式
邀請正在空想或有興趣參與的大家坐下來腦力激盪
聯想各種可能性
午茶一聚，Searching the Ways
用聊天，擦出更多創新思考！

Viewpoint

主持人 羅本強 主任
逢甲大學國際中心
羅家慶 合辦人
海宇社會投資開發公司

引薦人 羅信彥 總經理
國研發展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林顯丞 執行長
逢甲大學國際中心
海宇社會投資開發公司
文慶發 負責人

5.24 (三)
14:00-17:30
逢甲大學館客社區
(台中市西區五福路100號人社館9F)



社會創新的實踐 = 社會創業家
Social Innovation in Action = Social Entrepreneur

「社會創業家不滿足於給魚吃或給釣竿。他們不會停止努力直到改變整體漁業生態系統。」

"Social entrepreneurs are **not content** just to give a fish or teach how to fish. They will **not rest** until they have **revolutionized** the fishing industry."

Bill Drayton, CEO, Chair and Founder of Ashoka

- 他們有什麼共同點？
What Are They in Common ?
- 創業/興業 **Entrepreneurship**
The ability to do a lot with a little
 - 創新/變革 **Innovation**
A big idea that trumps existing solutions
 - 衝擊/影響 **Social Impact**
Results, pure and simple
 - 熱切/渴望 **Aspiration**
Thinking big, but in a pragmatic way
 - 長遠/永續 **Sustainability**
Built to last
 - 複製/擴展 **Scalability**
Replicable and/or Scalable

補助是毒藥？
Is Government Subsidy Poison ?

如何有效引進民間資金/源支持社會創業家？
How to Bring in Capital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

13

2017年第二屆「亞洲地方議員論壇」(ACF)
「全球地方議員論壇」(GCF)年度論壇
「台灣地方民代公益論壇」

地方需求與社會創新
Community-driven Social Innovation

陳一強 Ray
raychen101@gmail.com
2017-08-26

